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十四卷（□六則）

張文潛論詩前輩議論，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，張文潛云：「《詩》三百篇，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，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，如『七月在野』至『人我牀下』，於七月已下，皆不道破，直至□月方言蟋蟀，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？」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，若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衛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蘇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奚斯，姓氏明見於大序，可一概論之乎？且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，鄭康成始並入下句，皆指為蟋蟀，正已不然，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，豈其餘不能過此乎？以是論《詩》，隘矣。漢祖三詐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，而三以詐臨之：信既定趙，高祖自成臯度河，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，信未起，即其臥，奪其印符，麾召諸將易置之；項羽死，則又襲奪其軍；卒之偽游雲夢而縛信。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，所行乃如是，信之終於謀逆，蓋有以啟之矣。有心避禍有心於避禍，不若無心於任運，然有不可一概論者。董卓盜執國柄，築塢於郿，積穀為三□年儲，自云：「事不成，守此足以畢老。」殊不知一敗則掃地，豈容老於塢耶？公孫瓚據幽州，築京於易地，以鐵為門，樓櫓千重，積穀三百萬斛，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，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，城豈可保耶？曹爽為司馬懿所奏，桓范勸使舉兵，爽不從，曰：「我不失作富家翁。」不知誅滅在旦暮耳，富可復得耶？張華相晉，當賈後之難不能退，少子以中台星坼，勸其遜位，華不從，曰：「天道玄遠，不如靜以待之。」竟為趙王倫所害。方事勢不容發，而欲以靜待，又可嗤也。他人無足言，華博物有識，亦於幾事如此哉！

蹇解之險《蹇》卦《艮》下《坎》上，見險而止，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。獨六二重言蹇蹇，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，如臣之事君，當以身任國家之責，雖蹇之又蹇，亦匪躬以濟之，此解釋文義之旨也。若尋繹交畫，則有說焉，蓋外卦一《坎》，諸爻所同，而自六二推之，上承九三、六四，又為《坎》體，是一卦之中已有二《坎》也，故重言之。《解》卦《坎》下《震》上，動而免乎險矣。六三將出險，乃有負乘致寇之咎，豈非上承九四、六五又為《坎》乎？《坎》為輿為盜，既獲出險而復蹈焉，宜其可丑而致戎也，是皆中文之義云。

士之處世士之處世，視富貴利祿，當如優伶之為參軍，方其據幾正坐，噫鳴訶極，群優拱而聽命，戲罷則亦已矣。見紛華盛麗，當如老人之撫節物，以上元、清明言之，方少年壯盛，晝夜出遊，若恐不暇，燈收花暮，輒悵然移日不能忘，老人則不然，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。睹金珠珍玩，當如小兒之弄戲劇，方雜然前陳，疑若可悅，即委之以去，了無戀想。遭橫逆機阱，當如醉人之受罵辱，耳無所聞，目無所見，酒醒之後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，何所加損哉？張全義治洛唐洛陽經黃巢之亂，城無居人，縣邑荒圯，僅能築三小城，又遭李罕之爭奪，但遺餘堵而互。張全義招懷理葺，復為壯藩，《五代史》於《全義傳》書之甚略，《資治通鑑》雖稍詳，亦不能盡。輒彩張文定公所著《W 紳舊聞記》，芟取其要而載於此，曰：「今荊襄淮沔創夷之餘，綿地數千里，長民之官，用守邊保障之勞，超階擢職，不知幾何人？其真能彷彿全義所為者，吾未見其人也，豈局於文法譏議，有所制而不得聘乎？全義始至洛，於麾下百人中，選可使者□八人，命之曰屯將，人給一旗一榜。於舊□八縣中，令招農戶自耕種，流民漸歸。又選可使者□八人，命之曰屯副，民之來者緩撫之，除殺人者死，餘但加杖，無重刑，無租稅，歸者漸眾。又選諳書計者□八人，命之曰屯判官，不一二年，每屯戶至數千。於農隙時，選丁夫，教以弓矢槍劍，為坐作進退之法。行之一二年，得丁夫二萬餘人，有盜賊即時擒捕。關市之賦，迨於無籍，刑寬事簡，遠近趨之如市，五年之內，號為富庶，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。喜民力耕織者，知某家蠶麥善，必至其家，悉召老幼親慰勞之，賜以酒食茶果，遺之布衫裙襖，喜動顏色。見稼田中無草者，必下馬觀之，召田主賜衣服，若禾下有草，耕地不熟，則集眾決責之。或訴以闕牛，則召責其鄰伍曰：『此少牛，如何不眾助？』自是民以耕桑為務，家家有蓄積，水旱無飢人，在任四□餘年，至今廟食。」嗚呼！今之君子，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？

博古圖政和、宣和間，朝廷置書局以數□計，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《博古圖》。予比得漢匱，因取一冊讀之，發書捧腹之餘，聊識數事於此。父癸匱之銘曰「爵方父癸」。則為之說曰：「周之君臣，其有癸號者，惟齊之四世有癸公，癸公之子曰哀公，然則作是器也，其在哀公之時歟？故銘曰『父癸』者此也。」夫以□乾為號，及稱父甲、父丁、父癸之類，夏、商皆然，編圖者固知之矣，獨於此器表為周物，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，其可笑一也。周義母匱之銘曰「仲姑義母作」。則為之說曰：「晉文公杜祁讓逼姑而已次之，趙孟云『母義子貴』，正謂杜祁，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，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。」夫周世姑姓女多矣，安知此為逼姑，杜祁但讓之在上，豈可便為母哉？既言仲姑自名，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，然則為誰之物哉？其可笑二也。漢注水匱之銘曰「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」。則為之說曰：「漢初始元年□二月改為建國，此言元年正月者，當是明年也。」按《漢書》王莽以初始元年□二月癸酉朔日，竊即真位，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，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？其可笑三也。楚姬盤匱之銘曰「齊侯作楚姬寶盤」。則為之說曰：「楚與齊從親，在齊愾王之時，所謂齊侯，則愾王也。周末諸侯自王，而稱侯以銘器，尚知止乎禮義也。」夫齊、楚之為國，各數百年，豈必當愾王時從親乎？且愾王在齊諸王中最高為驕暴，嘗稱東帝，豈「有肯自稱侯之理？其可笑四也。漢梁山珪匱之銘曰「梁山銅造」。則為之說曰：「梁山銅者，紀其所貢之地，梁孝王依山鼓鑄，為國之富，則銅有自來矣。」夫即山鑄錢，乃吳王濞耳，梁山自是山名，屬馮翊夏陽縣，於梁國何預焉？其可笑五也。觀此數說，他可知矣。

士大夫論利害士大夫論利害，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，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，亦當科別其故，使人主擇而處之，乃合毋隱勿欺之義。趙充國徵先零，欲罷騎兵而屯田，宣帝恐虜聞兵罷，且攻擾田者。充國曰：「虜小寇盜，時殺人民，其原未可卒禁。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，則出兵可也。即今同是，而釋坐勝之道，非所以視蠻夷也。」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，議者難曰：「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？」勇曰：「今置州牧以禁盜賊，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，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。今通西域，則虜勢必弱，為患微矣。若勢歸北虜，則中國之費不止□億。置之誠便。」此二人論事，可謂極盡利害之要，足以為法也。

舒元輿文舒元輿，唐中葉文士也，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□四篇。既以甘露之禍死，文宗因觀牡丹，摘其賦中樂句曰：「向者如逐，背者如訣。拆者如語，合者如咽。俯者如怨，仰者如悅。」為之泣下。予最愛其《玉筋篆志》論李斯、李陽冰之書，其詞曰：「斯去千年，冰生唐時，冰復去矣，後來者誰！後千年有人，誰能待之？後千年無人，篆止於斯！嗚呼主人，為吾寶之！」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，而世或鮮知之。

絕唱不可和韋應物在滁州，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，作詩曰：「今朝郡齋冷，忽念山中客。潤底束荆薪，歸來煮白石。欲持一樽酒，遠慰風雨夕。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跡？」其為高妙超詣，固不容誇說，而結尾兩句，非複語言思索可到。東坡在惠州，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：「一杯羅浮春，遠飽采薇客。遙知獨酌罷，醉臥松下石。幽人不可見，清嘯聞月夕。聊戲庵中人，空飛本無跡。」劉夢得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」之句，白樂天以為後之詩人，無復措詞。坡公仿之曰：「山圍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。」坡公天才，出語驚世，如追和陶詩，真與之齊驅，獨此二者，比之韋、劉為不侔，豈非絕唱寡和，理自應爾邪。

贈典輕重國朝未改官制以前，從官丞、郎、直學士以降，身沒大抵無贈典，唯尚書、學士有之，然亦甚薄，餘襄公、王素自工書得刑書，蔡君謨自端明、禮侍得吏侍耳。元豐以後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，後遂以為常典，而致仕又遷一秩。梁揚祖終寶文學士、宣奉大夫，既以致仕轉光祿，遂贈特進、龍圖學士，蓋以為銀青、金紫、特進只三官，故增其職，是從左丞得僕射也。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，官制行，多贈開府，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，以贈王德、葉夢得、張澄，近歲王彥遂用之，實無所益也。元祐中，王岩望終於朝奉郎、端明殿學士，以嘗簽書樞密院，故超贈正議大夫。楊願終於朝奉郎、資政殿學士，但贈朝請大夫，以執政而贈郎秩，輕重為不侔，皆掌故之失也。揚之水《左傳》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，其辭旨如出一手。說者遂以為皆左氏所作，予疑其

不必然，乃若潤色整齊，則有之矣，試以詩證之：《揚之水》三篇。一《周詩》，一《鄭詩》，一《晉詩》，其二篇皆曰「不流束薪」，「不流束楚」。《邶》之《谷風》曰「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」，《雅》之《谷風》曰「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雨」。「在南山之陽」，「在南山之下」，「在南山之側」；「在瀋之郊」，「在瀋之都」，「在瀋之城」；「在河之滌」，「在河之滸」，「在河之勺」；「山有樞，隰有榆」，「山有苞櫟，隰有六」，「山有蕨薇，隰有杞棗」；「言秣其馬」，「言彩其虻」，「言觀其旗」，「言\*其弓」。皆雜出於諸詩，而興致一也。蓋先王之澤未遠，天下書同文，師無異道，人無異習，出口成言，皆止乎禮義，是以不謀而同爾。

李陵詩《文選》編李陵、蘇武詩，凡七篇，人多疑「俯觀江、漢流」之語，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，何為乃及江、漢？東坡云「皆後人所擬也」，予觀李詩云「獨有盈觴酒，與子結綢繆」。盈字正惠帝諱，漢法觸諱者有罪，不應陵敢用之，益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。

大曲伊涼今樂府所傳大曲，皆出於唐，而以州名者五，伊、涼、熙、石、渭也。

涼州今轉為梁州，唐人已多誤用，其實從西涼府來也。凡此諸曲，唯伊、涼最著，唐詩詞稱之極多，聊紀數聯，以資談助。如：「老去將何散旅愁？新教小玉唱《伊州》」，「求守管弦聲款款，側商調裡唱《伊州》」，「鈿蟬金雁皆零落，一曲《伊州》淚萬行」，「公子邀歡月滿樓，雙成揭調唱《伊州》」，「賺殺唱歌樓上女，《伊州》誤作《石州》聲」，「胡部笙歌西部頭，梨園弟子和《涼州》」，「唱得《涼州》意外聲，舊人空數米嘉榮」，「《霓裳》奏罷唱《梁州》，紅袖斜翻翠黛愁」，「行人夜上西城宿，聽唱《涼州》雙管逐」，「丞相新裁別離曲，聲聲飛出舊《梁州》」，「只愁拍盡涼州杖，畫出風雷是撥聲」，「一曲《涼州》今不清，邊風蕭颯動江城」，「滿眼由來是舊人，那堪更奏《梁州曲》」，「昨夜蕃軍報國仇，沙州都護破梁州」，「邊將皆承主恩澤，無人解道取涼州」。皆王建、張祜、劉禹錫、王昌齡、高駢、溫庭筠、張籍諸人詩也。

元次山元子元次山有《文編》四卷，李商隱作序，今九江所刻是也。又有《元子》四卷，李紓作序，予家有之，凡一百五篇，其四篇已見於《文編》，餘者大抵擅漫矯亢。而第八卷中所載方國二國事，最為譎誕，其略云：「方國之，盡身皆方，其俗惡圓。設有問者，曰『汝心圓』，則兩手破胸露心，曰『此心圓耶？』圓國則反之。言國之，三口三舌。相乳國之，口以下直為一竅。無手國足便於手。無足國膚行如風。」其說頗近《山海經》，固已不韙，至云：「惡國之，男長大則殺父，女長大則殺母。忍國之，父母見子，如臣見君，無鼻之國，兄弟相逢則相害。觸國之，子孫長大則殺之。」如此之類，皆悖理害教，於事無補。次山《中興頌》與日月爭光，若此書，不作可也，惜哉！

次山謝表元次山為道州刺史，作《春陵行》，其序云：「州舊四萬餘戶，經賊以來，不滿四千，大半不勝賦稅。到官未五日，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，皆曰『失期限者罪至貶削』。於戲！若悉應其命，則州縣破亂，刺史欲焉逃罪？若不應命，又即獲罪矣。吾將靜以安人，待罪而已。」其辭甚苦，大略云：「州小經亂亡，遺人實困疲。朝餐是草根，暮食乃木皮。出言氣欲絕，意速行步遲。追呼尚不忍，況乃鞭撲之。郵亭傳急符，來往跡相迫。更無寬大恩，但有迫催期。欲令鬻兒女，言發恐亂隨。奈何重驅逐，不使存活為？安人天子命，符節我所持。速緩違詔令，蒙責固所宜。」又《賊退示官吏》一篇，言賊攻永破邵，不犯此州，蓋蒙其傷憐而已，諸使何為忍苦徵斂。其詩云：「城小賊不屠，人貧傷可憐。是以陷鄰境，此州獨見全。使臣將王命，豈不如賊焉？今彼徵斂者，迫之如火煎。」二詩憂民慘切如此。故杜老以為：「今盜賊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結輩數公，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，天下少安，立可待矣。」遂有「兩章對秋月，一字偕華星」之句。今《次山集》中，載其《謝上表》兩通，其一云：「今日刺史，若無武略，以制暴亂；若無文才，以救疲弊；若不清廉，以身率下；若不變通，以救時須，則亂將作矣。臣料今日州縣堪徵稅者無幾，已破敗者實多，百姓戀墳墓者蓋少，思流亡者乃眾，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，固不可拘限官次，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。」其二云：「今四方兵革未寧，賦斂未息，百姓流亡轉甚，官吏侵刻日多，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，凡弱下愚之類，以貨賂權勢，而為州縣長官。」觀次山表語，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，勸天子以精擇長吏，有謝表以來，未之見也。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，或稍誦其詩，以《中興頌》故誦其文，不聞有稱其表者，予是以備錄之，以風後之君子。次山臨道州，歲在癸卯，唐代宗初元廣德也。

光武仁君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，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為本。隗囂受官爵而復叛，賜詔告之曰：「若束手自詣，保無他也。」公孫述據蜀，大軍徵之垂滅矣，猶下詔諭之曰：「勿以來歎，岑彭受害自疑，今以時自詣，則家族全，詔書手記不可數得，朕不食言。」遣馮異西征，戒以平定安集為急。怒吳漢殺降，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，可謂仁君矣。蕭銑舉荊楚降唐，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，誅之於市，其隘如此，《新史》猶以高祖為聖，豈理也哉？